七十二家集

沈隱侯集卷之十四

梁吳興沈約休文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記

枳園寺刹下石記

佛教東流適未允著始自洛京盛於江左晉故車騎將軍瑯琊王劭玄悟獨曉信解淵微於太祖文獻公湖廟之北造枳園精舍其始則芳枳樹籬故名因事立雖房殿嚴整而塼刹未樹郡

玄孫尚書僕射南徐州大中正奐深達法相洞了宗極勤誠外著仁隱內弘食不過中者一十一載雖羇務朝端而事隣桒圃日者作牧湘州樹靡蠶服位與年升秩隨歲厚顧惟恩隆主盼寵結皇情任處東方寄深外屏徒欲盡能竭慮郊無不為下被民和上宣聖澤而自以力弱途遠終慙短効且義止今生報褰來果非所以酬鴻貺於冥津暢丹誠於遐劫自乘傳衡皐辭轡派渚誓於舊寺光樹五層捐割藩俸十遺其一

凡厥所收三十有六萬齊之永明六年六月三
日益木進將啓之令辰上帝步天之嘉日乃摠
崇表於蒼雲植重扃於玄壤仰願宸居納祐福
履攸歸八神擎室萬祇翼體寶祚隆遐比固須
彌靈算遐永齊眺常住諸聖延祥挹天和於少
極落王碩茂播宗英於梁楚蕃后流克讓之風
庶民垂可封之德含生愷樂物不夭性嘉穀年
登餘糧栖畝夷荒內附邊城解柝家備十善人
懷六度魔衆稽顙外道屈膝抽薪止火折劍摧

銓拯幽酸於無擇陟神化於有頂三界五道咸
同斯願刊石重壤式昭厥心

齊竟陵王題佛光記

夫理貫空寂雖鎔範不能傳業動因應非形相無以感是故日華月彩炳曜天外方區散景起乎塵方太祖皇帝濯襟慧水凝神淨域厭世珎陛遐靈寶地竟陵王諱泣明臺之下旆慟高山之方遠慕遊王鑾情殷變樹永惟可以炳發神功崇高妙業莫若式金寫好資巧匠傳儀以皇齊之四年日子敬制釋迦像一軀尊麗自天工非世造色符留影妙越檀香仰擬林之思永旌

於萬劫用刋繖迹式垂不朽云爾

碑

桐栢山金庭館碑

夫生靈爲貴有識斯同道天云及終天莫反故仙學之秘上聖攸尊啓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妙訣駐景濛谷還光上枝吐吸烟霞變煉丹液出沒無方升降自已下栖洞室上賓群帝視靈岳之嶷啓見滄波之靈碣望玄洲而駿驅指蓬山而永鶩芝蓋三重駕蜩龍之蜿蜒雲車萬乘載旗旆之逶迤此蓋栖靈五嶽未登夫三淸者

也若夫上玄奥遠言象斯絶金簡玉字之書玄
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
禁誓嚴重志業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
自惟凡劣識鑒鮮方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
之力早尚幽栖屏棄情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
塗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
上聖之德結宗玄之念志其非薄曲賜提引未
自夏汭固乞還山權憇汝南縣境固非息心之
地聖主纉歷復蒙勢維永泰元年方遂初願遂

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憩之山實惟桐栢靈墟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星河上參倒景高崖萬脊邃淵千迴因高建壇憑巖考室飾降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栢所在厥號金庭事昺靈圖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十人用祈嘉祉約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群竄景窮麓結懇志於玄都望霄容於雲路仰宣國顯介茲景福延吉祥於清廟納萬壽於神躬又願道無不懷澤無不至幽荒杻膝戎貊稽顙息

鼓𨎌烽守在海外因此自勉兼遂微誠日久勤劬自强不已翹心屬念晩卧晨興飡正陽於停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飛九丹而宴息乘鳧輕舉留舄忘歸以兹丹款表之玄極無日在上日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曰

道無不在若存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目損言則非常儵焉靈化羽衣霓裳九重甍宄三山璀璨月爲車馬芝成宫觀虹旌拂月龍轡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旦伊余菲薄竊慕隱淪

尋師講道結友問津東採震澤西遊漢濱依稀靈眷髣髴幽人帝明紹歷惟皇纂位屬心鼎湖脫屣神器降命凡底仰祈靈祕瞻彼高山與言覆簣啓基桐栢厥號金庭喬峰迴峭壁漢分星漸雲出壇焉岳開樞綱塗塞產林祈葱青誰謂懸遠神道微密慶集宮闈祥流罕畢其久如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欒生變煉外示無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資假力輕舉騰空庶憑嘉誘永濟微躬

法王寺碑

昔周師集于孟津漢兵至于垓下蓟鬲肇乎茲地殖楚由乎斯域慧雲匪由觸石法雨起乎悲心驅之仁壽度之彼岸濟方割於有頃樸既燎于無邊陸旗風靡水陣雲披縈山為堞失其九天之險負谿為隍曾無一葦之閡昏師反接偽牧泥首搠指則河舟尚虛委甲則熊嶺非峻乃被兵江漢誓衆商郊因斯而逝斗樞自茲而廓天步棐隆於旻功高代般濟橫流而臣九服握

乾綱而子萬姓眷言四海莫不來王此惟余宅寧止西顧臨朝夕之潏池帶長洲之茂苑藉離宮於漢舊因林光於秦餘廻廊敞匝複殿重起連房極睇周堵如雲銘曰

往劫將謝災難孔多炎炎烈火淼淼洪波聚爲丘岳散成江河俗緣浮詭眞諦遐長匪因希倘曷寄舟梁標功顯德事歸道場郁郁法衆同茲無我振錫經行祇林宴坐或期寂滅或念薪火惆悵三明徘徊四果

善館碑

至道玄妙無跡可尋寄言立稱已乖宗極神宇靈房於義非取九僊緬邈等級參差或藏形洞府或栖志靈岳達人獨往之事志非易立餐松飲澗之情理難輕樹止欲漸去喧囂稍離塵雜於是既加整葺營建堂宇北負崇岳南枕脩衢迴託人表雞犬相絶庭流松響户挍雲根指瑱樹而朝餐就瑤臺而夜息霓裳不反鳬舄忘歸仰九星謁羣帝悠哉邈乎與天地相畢矣

齊故安陸昭王碑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祖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識簡久

遂大之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
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
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六幽允洽一德無爽萬物
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若夫彈冠出仕
之日登庸涖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
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畧也水德方衰
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如仁夕惕
之志中夜九廻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深圖
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叅同王

子洛濵之歲實惟辟廱內侍之年起于聖懷爰
言中吉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蘭桂有
芬清卿自遠帝出于震日衣青光方軌茅社俾
侯安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式掌儲命帝難其
人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協隆三善仰敷四
德博望之苑載馳龍樓之門以峻獻替惟宸實
掌喉脣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吉前暉後光非
止恒授公以密戚上賢俄而春職出納惟允劍
璽增華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戟納言是

司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而
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姑蘇奧壤任切關河都會
股肱提封百萬全趙之核服叢臺方此爲劣臨
淄之捍汙成兩曾何足稱乃鴻署舊典作守東
楚弘義讓以協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撫同上
德綏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
歸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鄒攸之緝熙堪愿不能
尚也夏首潛要任重推轂衿帶中流地股江漢
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鄢郢水陸之塗

三七是惟形勝闕外莫先建塵作牧明德攸在
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滓無不澌蠑蟻之穴靡
遺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由近而被遠自巳
而及物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遠無不
懷邇無不肅邑居不閉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
飲之羊譽表六條功最萬里還居近侍兼饗戎
秩候府寄隆儲端任顯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
璘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升降二宮令
績斯俟禁旅尊嚴主器爾固禹穴神皐地埒分

陝江左以來常遞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淵藪符萃萑蒲攸在貨殖之民千金比屋邪壄之內雲擇萬家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誠恕既孚鈞距靡用不待赭汗之權而奸渠必翦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感達民祇非待期月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莫不歡若親戚芬

若椒蘭靡旆毎爻行悲道泣攀車臥轍之戀爭塗忘遠去思一備之情愈久彌結方城漢池南領負重比揖嶠灌平塗不過七百西接嶢武關路僅不盈千巒厥夷微重山萬里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推埋穿窬之黨所陌成羣慠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藤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永明八載疆

場大駭天子乃心比眷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
公莫可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威令旉塗仁
風載路軌躅淸晏車徒不擾牛酒日至壺漿塞
陌失義犬羊其來久矣徵賦嚴切唯利是求首
鼠疆界災釁彌廣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
崇寘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金如粟而弗覩
馬如羊而靡入雛雉必懷豚魚不爽由是傾巢
舉落望德如歸椎髻鑿首日拜門闕卉服淸塗
夷歌成韻禮義既敷威刑具舉疆民獷俗反志

邐情風塵不起囹圄寂寞宣爾塋域宿秉停畜
蝝螟弗起豺虎遠跡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諜
不敢窺覦烏馬不敢南牧方欲振策燕趙席卷
秦代潛龍翔於伊洛待紫蓋於咸陽而遘疾彌
留然焉大漸耕夫釋耒桑婦下機參請門衛並
走羣望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二十日辛酉甍春
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應祭如震男女老幼大
臨街衢接響傳聲不逾時而達於四境夷羣戎
落幽遠必至塋城掃塵動邪邑並求入奉靈

槐落司抑而弗許雖鄭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爲言遠有慚德神爲東還號送聆境春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公臨危寤正裁貽話言楚襲之情惟幾而彌固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紏龍在辰登庸伊始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遣沈獅綿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勉膳禁哭中使相

望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泣涕霑衣若此移年癯瘠改貌天倫之愛極杳莫儔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分命懿親台衮而建劉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歐贈司徒因謚爲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聲韻之麗篆籀之則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爰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類之妙流勝未足稱奇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感德之

容史上林忠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關洞開宴
語談笑情瀾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蓋百代
之儀表千年之領袖曾不憖留梁摧奄及豈唯
僑紼褰謝興誰擬相而已哉凡我僚舊均哀共
戚怨天德之無厚痛崇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
遺塵徽之寄壤乃刻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
去國五瞿入房亦自其馬侯服周王本枝派別
因宋命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從自茲以降懷青

拖崇基巖巖長瀾瀰瀰淮聖造物龍飛天步
戩冊戩革有除有布高皇赫矣仰膺乾顧是皇
烝哉實啓洪祚喬嶽峻峙命世與賢應期誕德
絕後光前幾以成務覺在民先位非大寶爵乃
上天爰洽濯纓濟歊滌潑升降交陛逶迤貌闕
惠露霑與仁風翔越涉夏踰漢政成期月用簡
必從日新爲盛在上哀矜臨下莊敬草木不夭
昆蟲得性我有莠蘭民胥攸詠羣英蠲蕪屛翔
嶂分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摯妻荷子負戴成羣

廻首請更會何足云昔聞天道仁罔不遂彼蒼
如何與山止賁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斯民曷仰
邦國殄瘁齊順晏平行哭致禮趙征昌國列邦
揮涕況我君斯皇之介弟哀感徒庶慟興雲陛
階毀搖攢川洸歸帷蔬蓋野冥爭攀去轍遵渚
號追臨波望與無絕終古惟蘭與菊途由帝渚
朱軒靡駕束首塋園即宮長夜逝川無待黃金
難化鐘石徒刊芳猷永詠

豫章文憲王碑

世祖冠冕之驥家開配天之業洪源邁於委水雲峰冠於渤成公自天攸縱非待河岳道亞生知德備藏往摩赤奮而理鬱鑿開幽以上馳迴風飈於襟袖宅山川於懷抱爰初弱冠藏器俟時康莊廣闢飾禮賢之館杞梓備收蘅滋蘭之畹既爲來驂又敷袞職升降軒陛率由孝敬謙以備物貴以在身拜擢辭已三而志倦公德惟民望位冠朝首儀表現雄風神秀傑每至三元

首旦華裔在庭執玉端闈冠冕百辟外夷震聳
傖單于之懼王商羣后瞻慕若衆星之俯日月
雖復以周公之親居周公之任道格皇天光被
四海而小善靡失輶德必從譽出畎澮匪讓所
以森致江河土壤同歸故能鬱成嵩岱保翼三
善弘亞九代銘彼太常懸諸日月銘日
大德風邁其美雲從事貴愈貶禮峻彌恭且有
厚命重服以肅羽儀列辟冠冕羣龍周實多祜
漢有餘慶奕奕皇族於斯爲盛公之綏之烝祁

且微是惟宗國庶邦作詠

太尉王儉碑

膺旦奭而爲珍軼夔龍而長騖百辟翹首譽列宿之仰望符千里結轍若派流之宗江漢及宋道盛運訓命將改而膽烏所集未知適歸公逌臥閤守獨咤虛室春龍顔以託夢詠月角以興言停傅巖之下懷滋水之上慨深版蕩念在濡足竊君亦慮屬一匡情降三顧卜匪熊羆唯人是與公深覩興廢妙識人英察榮光於河渚攀龍翼於雲漢傾方寸以奉國忘七尺以事君殊

文共會與軫同歸堆案盈几充庭滿室隨方引
應斷決如流辭不輟響紙無停筆精明外朗神
彩傍映驪驪接其光景風雲溢乎帷席嚚喧總
至大涛相塡齊鑣共軫並而不雜銘曰
悵公赫矣世載經綸四彼三傑六茲五臣德參
世命道亞如仁屣步金門濯纓蘭嶠激水上征
培風鬱起

比丘尼僧敬法師碑

五言道往標情妙覺證想依空練心成學緬日悠長疏年緬邈風遷龍改斯理是違神有殊適形無異歸餘泉結慟有愴徂暉松悲韓恭山雨被衣戢刊貞軌永播餘徽

沈隱侯集卷之十五

梁吳興沈約休文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哀策文

齊明帝哀策文

龍莜既撤備物已陳殯宮無夜夕燎終晨號環輬轀攀標應路容衛那改軒檻如故望東川而不追仰昊天而自訴列聖同軌謚法樹聲爰詔掌牘式播遺英其辭曰

五曜在天遞作民主赫矣帝高蒸哉嗣武多難
固業殷憂啓聖時惟我皇功符受命爰始濡足
坐運機深鵬逝風舉龍動雲陰之郢南沂御豫
西偏體茲大德懷此小心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納于百揆百揆肅肅德浸華荼仁被比屋何遠
何邇無思不服嗣君喪道不式典謨神器業業
事等膽烏民懷奥主后來其蘇皇天眷命授以
籙圖偏朝凝晬昧旦丕顯甚酌前王擇其令典
不言斯應不行斯踐路臺靡營離宮弗宴眷言

膠塹弘啓上庠虩儀四代祖述三王德暉內動

英華外揚禮行鐏俎義及幽荒仰庶天德降年

永久北極齊光南山獻壽滄瀛奄竭嵩岱皆朽

沴非昊穹惟余之咎攀龍詎幾大隧玄玄厭世

崇陛即宮下泉殯階已邃素幕高褰端闈洞啓

蜃綍徐前背朱闕以南轉爽翠龍而東度經原

野之荒涼屬西成之云暮伐金鼓以淸道揚悲

笳而啓路極厚地而不追終蒼天而永慕蒼梧

晦濛春徽不泯紀事寂寞緘書可循哲王違世

克播遺塵猗歟萬古暉光日新

謚議

齊武帝謚議

臣聞天德平分而四時之名或異聖功一揆而皇王之稱不同蓋跡因事隨名由義立堯臣禹佐咸率茲典伏惟盡寂窮微合神獨照德茂始裳之主道冠初邦之君含精靈於五緯駕貞明於三象初九勿用英氣凌雲負揭日月仰揚霄漢龍姿鳳采煥若麗天登庸在試盛績雲舉雖屈景潛汙降情尺木而極世濟民浚發懷抱昔

成湯百家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前聖後賢重規沓矩震雄圖於九江播靈威於夏汭旌旆未麾鯨鯢自殞弗勞羌爽之長無待六事之人義等伐謀功高普陣建有國之符成定鼎之業會朝清明事資於牧野受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視膳寢門孝德光備守器宗祧元良載遠嗣大寶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平守在四夷威行海內囹圄寂寞禮讓交興八柄馭下九官咸事臨朝凝默尊嚴若神風行日烜無思不惕

至仁與造化爭流靈威與雷霆齊軌上貫蒼昊下洞深泉春無淒風夏無苦雨時若罔愆多稔如積三葦不累五亦不砥庠塾大啓儒雅雲集訓閱得宜苑狩有序丹徼青丘之野跂踵反舌之民浮深傿阻迴首革面北夷畏力獻琛內款不藉終軍之使無假絕漠之威嘉祥霧合祕瑞泉涌史不輟文簡無虛日方當垂七曜之旗雋八龍之乘望禮中嶽肆覲羣后造化不仁穆卜愆應慕切遺弓哀同遏密晦朔不居殯宮將啓

勒兹大名宜盡徽極

齊明帝謚議

臣聞君德靡二辟王之名不一聖功無爽堯禹之稱或殊兼以極世寧亂致平未必同道崇墠增祧嘉號不可相襲伏惟自天誕睿英聖在躬皇矣之符夙著蒸哉之謠早集賓門納揆天平地成自南自北無思不趾在屬負圖道揚末命值嗣主狂凶人倫道盡宗社阽危瞻烏靡託國難立長亂極治刑四海樂推三靈以眷東向而讓天下功高代入流溯而膺寶位如就重負日

旻劬勞躬親庶事撫辛納隍之念義同於罪己
振民厚下之情無廢於終食聰明神武遜聽邇
聞萬目備張紘綱靡漏御轡不迷寧藉聽於襄
野大川可濟不待備於舟檝崢嶸之下潭靡不
懷寥廓之上明無不燭包以宇宙潤以風雨霜
露所交人跡所至百姓仰之而不知其始萬物
用之而罔識其終上庠廢業怨焉已久三載弗
爲淪弛將及皇朝引領思隆雅訓貴遊胥萃俊
造成羣方將驅世反本旣仁且壽告成東嶽高

寔汾陽造化不仁厭世云及故勛之慕不追脅
鄉之思空遠殞宮將撤皕聄難留英聲茂實於
是乎在

梁德皇后謚議

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形自遠俔天作合義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升遐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謹按謚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

墓誌銘

齊太尉文憲王公墓銘

德被九官功苞十亂帝圖必舉皇猷諧煥斯謂國楨是惟民幹翙翙禮闈優游文館秘義煙涵環辭雨散掞路揚輝台庭敗觀方翊隆平變茲天綱禍俊殄懲降年多爽微言永謝庶僚誰長鐃吹罷音松風代響

齊太尉徐公墓誌

公美風儀善言笑愛重琴碁流連泉石拓宇東郊曖然閑素榮貴之來無槩懷抱任居端揆萬務同歸爵領盈前聲塵滿席直舉枉錯虛來實反天道不仁與善寥應

丞相長沙宣武王墓銘

山岳鎮地日月麗天鄰幾者庶亞極稱賢哉哲人寔惟天縱德基內美功成日用亦旣東轅實拯朔難迅鋒雷駭霜戈電斷震主必危功高不賞哀動上霄痛銘玄壤聖武爰發後恥申寃大禮咸備幽禍莫援

司徒謝朏墓銘

嶽神昔降和氣今鍾以彼天爵鬱爲人龍崇基徙峻世德今重漢東作傳靈位攸待我君應符非公莫宰華袞旣襲輕蘿自改形雖廟堂心猶江海經邦巳備皇情廻屬素紼輟御玄雲罷曲

尚書右僕射范雲墓銘

合羿與王匪勞物色秉風鬱起化成龍翼乃作喉脣帝猷必舉乃作銓衡彝倫有序北京岨峻東川廻薄蘊吾名臣終天彝作

太常卿任昉墓銘

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爲學府辭同錦肆含華

振藻鬱焉高致川谿望歸巖阿待闕幽光忽斷

窮燈黯滅爾有令問蘭薰無絶

行狀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公稟靈華嶽幼挺珪璋清襟素履發乎齠丱及長風頎𡨴遠儀止祥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時沈攸之狼據陝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歷在躬攸之播封豕之情總全荊之力兕甲十萬鐵馬千群水陸長驚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決勇略紛紜顯晦有方出溺無緒攸之乃反旆亘圍親受矢石增櫓乘埤嚴衛僞雉雲𦁠俯闞

地穴斜通牛藏䀛飡狼戸晨汲公乃綏衆以武
應敵以奇靈鋒電聮威策雲舉事切三版之危
氣損九天之兢殘寇外老逆黨内摧焚𦙶委甲
㴱楫宵遯公風標秀徹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
善鼓琴擣純蔡之高芬綜鍾嵇之妙曲雖嬰拂
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八桂登衡山而
望九疑七紆邦組三牖蕩甸五職瑞扇一司百
揆固可以齊衡八凱方駕五臣

齊臨川王行狀

公導玄源於陵鬱稟黄中之正氣其性逸其神凝端華表美弱齒弘貫著乎將立雲虚景暖岳秀川渟蘭桂不踰其質珪璋未究其美幼而悅學業茂從師洽貫書場該綜文囿瀞雕秘譽燭野光朝

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六世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爲宣王侯伯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爲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爲太原太守徙居北地烏氏遂爲郡人焉自此厥後昌亂卑世名德交暉蟬冕疊映漢元嘉元年梁景爲尚書令少習韓詩爲世通儒魏時梁爽爲司徒左長史秘書監博極

群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爲涼雍二州刺
史郎尼之延祖也闡孫㮮晉范陽王虓驃騎參
軍事漁陽太守遭永嘉蕩析淪於僞趙爲秘書
監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爲散騎侍郎子疇字道
度征虜司馬子粲之仕宋征虜府參軍事封龍
川縣都亭侯尼卽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
於曠劫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凡孩
孺同數弱齡便神情峻徹非常童稚之伍行仁
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歲慈念彌篤絶粉黛之

容藥餌綺之慨誦經行道長齋蔬食年十二便
求出家家人若相禁抑者莫之許於是心祈冥
感專精一念乃屢獲瑞祥亟降瑞相第四叔超
獨爲先覺開譬內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敏
幼而超羣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
聞讀大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仰長蔬不噉二
親覺知若得魚肉輙便棄去昔有外國僧練道
人出於京師往來梁舍便受五戒勤翹奉持未
嘗違犯日夜恒以禮拜讀誦爲業更無餘務及

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充功德之用不

營俗好少欲入道父母爲障遂推流歲月至年

二十九方獲所志落髮青園服膺寺主上事師

虔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弗及躬脩三業

夙夜匪懈僧使衆役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

關涉有開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即便記云

此尼當生兜率天也又覩於佛殿內坐禪同集

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

戰慄上恢然自若徐起下牀歸房執燭檢聲所

在旋至殉欄一尼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各自
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坐伴類數人一
尼解職此尼於㘅中見有一人頭屆于屋語云
勿驚某甲師也此尼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時
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緣暫欲下牀見有一人
抵掌止之曰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
曾有如此之事比類甚繁旣不即記恐多漏忘
不得具載性愛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
現請曜律師講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

慮事不辨夜卽夢見鵶鵲鴝鵒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鳥形同聲唱言我助某甲尼講去旣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復又請穎律師開律卽發講日淸淨甓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爲欣旣而坐禪得定至夜中方起更無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獨卽諮律師律師答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恐違失且見諸寺尼僧多有不如法乃喟然歎曰嗚呼鴻徽未遠靈緒稍隤

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卽自懺悔行摩那埵於是京師一部莫不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明自規矩應法尙爾思愆何况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斷愧者哉遂相率普懺無有孑遺又於南園就穎律師受戒仰受戒日淨甁水香還復如前靑園諸尼及以餘寺無不更受戒者律師於是亦次第詣寺敷弘戒品闡揚大敎故戀耽遐流迄至于今穎律師又令上約語諸寺尼有高林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靑御勑無不祗承律藏

之興自茲更始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水沓復如前不異青園徒衆既廣所見不同師已遷背更無覲侍於是思別立住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默者以宋大明七年八月故黃脩儀及南昌公主深崇三寳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温藿食忘饑躬執泥瓦盡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荅性好閑靜冥感有徵矣而制龕造像無不畢備又寫集衆經皆令具足裝潢染成悉自然有娑羅伽龍王兄弟

二人現迹彌日不滅知識往來僉覩瞻覲招納
同住十有餘人訓化獎率皆令禪誦每至春請
聖僧集食之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
七日供養禮懺始訖攝心運想即見兩外國道
人來手共語一云呿羅一云敝呿羅所著袈裟
色如桑椹之熟因即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倣
於是遠近尼僧僉相倣斆改服閒色故得絕於
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
五百羅漢日日凡聖無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

既豐復更請罽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爲千及請凡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罽賓國來又問來此幾時荅云來此一年也衆僧覺異令人守門覘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歩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盛香湯及以雜物因而禮拜內外寂默即聞器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知神異

又昏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已曉自起開戶
見外猶闇卽更閉戶還牀復寢久久方乃明也
又經違和極篤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
樹木浩然無礙欣爾獨笑傍人怪問具陳所見
卽能起行禮拜讀誦如常無異又於一時復違
和亦甚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解
問言爲何所捧答云見寶塔從地出意欲接之
燔花伎樂無非所有於是疾恙豁然而除都無
復患又復違和數日中亦殊綿惙恒多東向視

合掌向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說云見彌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甚無量滿虛空中須臾彌勒下生翅頭末城云有人持播華伎樂及三臺來迎於此上播華伎樂非世間比半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但聞有而已爾時已作兩臺爲此兆故即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寶華在邊人來近牀語莫壞我華自此之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或得涼風

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即愈疾瘥之爲理都以漸豁然而去如此甚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即自開繞誦唄唄聲徹外眠覺所患即除又自月卧開眼見佛入房旛蓋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

得生好處嘗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檀越勿見遺棄上即荅云法師丈夫又弘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也雖爲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巳轉惡與令法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既稍增飲粥日少爲治無益漸就綿惙至七月十二日爾時天雨清凉悶勢如小退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旛竿猶車在地旛之爲理不異世間隊擔鼓旗旛也至二十日便絕不復進飲粥至二

十二月令諸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
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申
後泯然而臥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兠率
天見彌勒及諸菩薩皆黃金色上手中自有一
琉璃淸淨甖可高三尺許以上彌勒即放光明
照于上身至兠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
不復須人閒食也但聞人閒食皆臭是以不肯
食於彼天上得波利麨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
人問何意將麨去荅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

法師是人中果報那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旣而欲見令法師閉戶上爲迎法師來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脩三業方得生兠率天耳法師不坐禪所以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功德天二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恒來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餉飲食令衆中行之復云空中晝夜作伎樂鬧人耳也

沈隱侯集卷之十六

梁吳興沈約休文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文

懺悔文

弟子沈約稽首上白諸佛衆聖約自今生巳前至于無始罪業參差固非詞象所算識昧往緣莫由證舉爰始成童有心嗜慾不識慈悲莫辨罪報以爲毛羣魪品事允庖厨無對之緣非惻

隱所及晨剉暮煸亘月隨年嗛腹塡虛非斯莫可兼曩昔蒙稚精靈靡達遨戲之閒恣行夭暴蠢動飛沈罔非登俎儻想逢值橫加剿撲劫數追念種類寔蕃遠憶想間難或詳盡又暑著月寢卧蚊虻嗜膚忿之于心應之于手歲所殲殄略盈萬計手因怒運命因手傾爲殺之道事無不足迄至于今猶未頓免又嘗竭水而漁躬事網罟牽驅士卒懽娛賞會若斯等輩衆夥非一黨隸賓遊從靑交互或盜人園實或偷人芻豢弱

性蒙心隨喜讚恍受分吞賦皈然不脉性愛積
典苟得忘㵉取非其有卷將二百又綺語者衆
源條繁曆假妄之徵雖免大過微觸細犯亦難
備陳又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
豁淇水上宮誠無云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
實生死牢穽未易洗拔灌志修舒性所同禀遷
怒過嗔有時或然厲色嚴聲無日可免又言詭
行止曾不尋研觸過斯發動淪無紀終朝紛擾
薄暮不休來果昏頑將由此作前愆甫謝後念

復與尺波不息寸陰驟往愧悔攢心罔知云厝今於十方三世諸佛前見在衆僧大衆前誓心愆已追自悔責收遜前愆先罪今慮校身諸失歸命天尊又尋七尺所衣大緻是構折而離之莫知其主雖造業者身身隨念滅而念念相生離續無已往所行惡造既由心行惡之時其心旣染旣染之心雖與念滅往之所染即成後緣若不本諸眞諦以空滅有則染心之累不卒可磨今者與此愧悔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即空成

性其性既空庶罪無所託冇髮頂禮幽顯證成
此念一成相續不斷日磨歲鑠生生不休迄至
道場無復退轉又彼惡加我皆由我昔加人若
不滅此重緣則來惡彌遊當今斷絶永息來緣
道無不在有來斯應庶達今誠要之咸達

千僧會願文

弟子沈約上白十方諸佛十方諸大聖今日見前衆僧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萬刼於俄頃丘井易渝終漂沈於苦岸迷塗遼逺弱喪忘歸區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謂爲空談靡依靡歸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得無期約所以撫心自惻𥬇踐非譬者也至聖凝寂無迹可尋緣應所感事惟拯物持鉢安行出彼祇樹不逾停午以福衆生芳壓

條法蕩然未改約以往夏邏羅痾疾帝上哀矜
深垂愍慮以月次徂暑日在丙寅仰會千僧於
其私宅隆茲重施弗知所限既已奉祇洪德又
思自罄家財一舉盈千力難私辦稍而後滿事
或易克草堂約法師於所住山寺爲營八集其
一仰憑上定林寺祐法主今月二十九日第十
會集百僧於所創田廬福不唐捐聞之經訓心
路皎然又過於此凡有涓毫應感來業無巨無
細咸歸聖主仰願十方共明此誓豈足少酬天

眷𥴨以徵寄誠心云爾

寒務山廟文

我皇體天御宇望日表尊備樂變乎笙鏞彰虞尊於俎豆邇無不懷遠無不肅鳥葩玄素之瓷草移丹綠之狀泉聲收咏日月重光仰惟大王年踰二百世乘四代揚王將布瑤席奏梁楚趙之巫祀瑤茅而延佇燕衛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成曲九嶷之乘蔽日三山之儛若雲

冠子祝文

爾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縣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耻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爲文惠太子禮佛願疏

維年月朔日皇太子某稽首和南十方諸佛一切賢聖夫至理可祈必憑誠於正覺極妙有感乃歸仰於眞如然後取證現前獲驗茲日去歲皇帝暫虧御膳小廢乾行四海震惶百司戰悚諱歷叔多幸夙世善緣忝生王家叨守儲嗣臣子心地倍用焦迫禁門旦啓欣問豎之安寢扉早闢허勵夫之牢祇樹獨園伏膺下拜伽藍精舍繞足頂禮百神警衛萬福具臻曾不信宿聖

朔和愈豈非三寶之弘慈十號之法力既而天縱心欲誠願克果今於崇正殿奉還法會千僧仍留百僧八關行道又度二十人同日出家惟願藉此功德奉資皇帝陛下壽與南山共久年將北極俱長道懋農軒德高堯舜上界八萬之劫可期下方七百之祚未擬元良之位長守膝下之懽上嗣之所永保懷袖之愛以茲法田奉申宮皇后殿下福履攸善無思不屆天毋之德厚載不能加任姒之盛坤儀寧足匹木及諸王妃

主宮掖嬪房未來因緣過去眷屬並同茲辰預
此慈善又普爲積苦餓鬼受罪畜生三塗八難
六道十惡水陸蠢動山藪飛濕生化生有想
無想皆藉今日慈悲咸造沾緣入天獲受幽顯
證明無憑衆力共相潤濟普腌

為文惠太子解講疏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衆望僧於玄圃園安居寶地禁苑皆充供具珍臺綺榭施佛及僧震玄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妙果十住讃其祥緣踐二氣而業升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撤捨寶軀爰及輿冕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普導之固蒼黔饗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海得隨理悟隥體翔塗不遠斯復十方三世咸

誑伊言茲哲晸或騫無取正覺

爲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

大矣哉妙覺之爲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爲方慈波慧水雖可溉而莫知其源者也靈篇寶籍邃探龍藏蓋無得而言焉至于義超天山之表文隱交河之外又非斷籌所能算也逮于祇樹菴園之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土莫不恒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塗靈奧雖字流附響昔揭軫同起分條散葉離文折句求或暨其萬一也竟陵王殿下

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寶業於冥津凝正解於沖念若夫方等之靈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而启其室也秘藏之被東國者靡不畢集皆繕以寶縑文以麗篆凝光瑣筒炫彩瑶縢思欲敷震微言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於邸内之法雲精廬演玄音于六宵启法門於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王已降曁于聽僧

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氣盛

緒法昭晰遺筌標聲妙佳騰華寶蓮文摛龍藏

義溢中天惟王稟照道冠增擠星羅寶幄雲開

梵筵思馳春馬理折秋蟬靈揚絢彩正水興蓮

乘茲上果永導芳緣

為齊竟陵王解講疏

夫憑形挻化必由委氣之塗因方導理必肖天之質是以表靈邃𤦲誕聖王宮駐彩辰緯停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累妙成空坦照路於道場拔迷根於苦岸弟子蕭子良滌盥煩襟栖情正業藉茲僧英敬敢慧典密藏與文雲開雨散令魄首丹遠日弦上朔止步凝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在茲乃飾筵藻殿張帷盛邸累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藹雲迴秘理

探微玄況悠邈宗條旣畢窮功允就論堂卷座
義鼓停音乘此芳緣將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
無爽

又

夫妙極衆象湛思必通理冠羣方有感斯應自
鸞音輟唱圓光韜輝委華之相不傳歸地之符
巳遠行言入道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劾隔於
俄頃若非積毫成仞累爝爲明無以方軌慧門
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惟日不足者也
故薇集名僧演敷奥籍震微起滯輪動雲廻月
殿合呂魄弦上日甘露既窮輟言寶座卷文罷
席衣冠相趨仰惟先后稟靈娥德叶景軒慶道

甞華嶽化洽汾陰早棄蘭宮夙違椒掖千乘不
追萬鍾靡及終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欲報之誠
思隆於永劫敬捨軀服以充供施藉此幽通控
情妙覺仰願聖靈速登寶位越四天之表記十
號之尊惟茲三世咸證於此敢誓丹衷庶符皎
日

爲南郡王捨身疏

弟子蕭王上白諸佛世尊道德僧衆夫色固無象觸亦歸空三世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衛於寂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而嗜慾易縈每我心術捨施難弘用迷假照弟子樹因曠劫嚮報茲生託景中璇聯華日彩玉組夙紆蕃麾早建蘭池紫燕之乘擾於外閑黼帳翠帷之飾光於中寢徒以心源尚滯情路未昭誠謝兼忘理慚獨悟不能叶調五氣綏御六神

霜暑或愆風露時舛是以敷襟上寶栖誠妙覺敬捨肌膚之外凡百一十八種當今經術夙理府絡時順萬祉雲翔百妖窮滌望比極而有恒膺南山而同永又願宸居納祜則天均慶少陽介福儷日承休儲妃闡膺祥之符皇枝廣椎祺之祚敬飾崇甍嚴置寶幄仰延息心旁旅清信協茲弘誓證其幽疑庶可以感降禎和招對靈應玄塗匪昧要之無爽

捨身願疏

優婆塞沈君徵白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安養阿彌陀世尊云云一切衆聖今日道俗諸大賢德夫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微不同風火亦異析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爲譬靜念求我無時可得而積此瀹昏生生不已一念儵值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横指空呼名之爲有豐已傷物日夜靡休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慾攘非己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溫肌

啗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儲盈藏未嘗登體溢
俎克庖既飫斯棄曾不知粟帛所從事非因巳
悠悠黔首同有其分離多共寡猶或未均我若
有餘物何由足仁者之懷不應若此侵他之財
世稱爲盜盜之甚者孰過於斯幽顯推求無一
或可君仰藉時來久乘休運玉粒晨炊華燭夜
炳自此迄今歷年三十遂乃服冕榮國裂土承
家潤盈身巳慶流僕妾室非懸磬倖有兼金救
寒止於重裘而笥委餘襲冬夜既蒙累璽而櫝

有羸衾自斯已上修長非一雖等彼豪家其愐
已甚方諸蔞瑩所遊寔多悟此非常事由諸佛
有懷捨散宜光道塲儀寒困苦爲患乃切布滿
州縣難悉經緣其當務力因事一旦隨年頭目
髓腦誠難極慕虧已贍物未易頓行誓欲廣念
深恩積微成著施路檀門冀或能踐以大梁天
監之八年年次玄枵日殷鳥度夾鍾紀月十八
在於新所創蔣陵皇宅請佛及僧芻髮祇樹息
心上士凡一百人雖果謝菴園飦非香國而聟

粒山蔬可同屬饜兼捨身資服用百有一十七種微自損撤以奉現前衆僧夫室家患苦刀俎非切制除蕭散形質超然蠢彼羣生咸有佛性不因薅例此路莫由緣業舛互世諦煩記變形改飾即事為難故關以八支導彼清信一日一夜同佛出家本弘外教事非僧法而世情乖舛同迷斯路招屈名僧宣之虛室主人高卧取逸閑堂呼為八關去之實遠雖有供施之緣而非斷漏之業約今謹自即朝至于明旦排遺俗累

一同善來分留上德曷成微志藉此輕因庶證

來果功德之言非所敢及

附錄

沈約傳　　陳姚察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毋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能屬文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爲郢州刺史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嘗謂其諸子曰沈記

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爲荆州又爲征西記室參軍帶闕西令與宗卒始爲安西晉安王法曹參軍轉外兵並兼記室入爲尚書度支郎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直入見景斜方出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

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亦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號為得人俄兼尚書左丞尋為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為寧朔將軍東陽太守明帝即位進號輔國將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遷左衛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

求解職改授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征虜將軍
南清河太守高祖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
引爲驃騎司馬將軍如故時高祖勲業旣就天
人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佗日又進
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
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
牧豎悉知齊祚巳終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文
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讖云行
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

不可失苟是歷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巳
高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仗兵樊沔此時應
思今王業巳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
便曰吾君武王不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
邑巳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
業稽天人之望脫有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
非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
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
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

高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
旨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
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
高祖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高
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
徊壽光閤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
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高祖召雲謂
曰生平與沈休文群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
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

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户常侍如故又拜約母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尚書左僕射常侍如故尋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鎭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

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關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侍中詹事中正如故累表陳讓改授尚書左僕射領中書令前將軍置佐史侍中如故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部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

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尋加特進光祿侍中少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賻錢五萬布百匹諡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少時孤貧丐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嘗侍讌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

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婚家相爲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高祖

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
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
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
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此
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
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
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
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
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

隱故改爲隱云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謚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惵惵黔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横潰志寧區夏謀

謨帷幄寔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贊

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府約高才博

洽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酬德賦有序

齊　謝朓

右衛沈侯以冠世偉才眷余以國士以建武二年余將南牧見贈五言余時病既以不堪莅職又不獲復詩四年余忝役朱方又致一首迫東偉冠亂良無暇日其夏還京師且事讌言未遑篇章之思沈侯之麗藻天逸罔辭以報章且欲申之賦頌得盡其體物之旨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言既未敢爲酬然所報者寡於德耳故稱之酬德賦其辭曰

悲夫四游之代序六龍鶩而不息輕蓋靡於駿
犇玉衡勞於摲蠻嗟歲晏之斟歎曾陰黙以悽
惻玄武伏於重介宛虹潛以自匿覽百物之用
捨相羣方之動植吊悴軀於芚省理衣簪而自
救思披文而信道散慾懣於胸臆嗟民生之知
用知莫深於知巳彼知巳之爲深信懷之其何
巳牽弱葛之蔓延寄陵風於松杞指曲蓬之直
達困有憑於原泉彼排虛與鵬實又相鳴於林
沚與伐木於友生詠承筐於君子矧景行之在

斯方寄言於同耻求相仁於積習寓神心於名
理惟敦牂之旅歲寔興齊之二六奉武運之方
昌覩休風之未淑龍樸儼而洞關梁郎煥其重
複君奉筆於帝儲我卑裾於皇邸藉風雲之化
景申遊好於蘭菊結德言而爲祕帶芳猷而爲
服援雅範以自綴鬱前脩之所協昔仲宣之發
顔寔中郎之倒屣及士衡之籍甚託壯武之高
義有杞梓之貞心惕丹采之難被伊吾人之陋
薄雖黼藻之何宜惟風雅之未變知雲綱之不

廓簷層棟之將傾必華榱之先落翳明離以上
賓屬儔儷於纖蕣周二輝而分崩擠九閈於重
壑避魚鳥之欲安敺風川而回薄微天道之布
新嗟員首其焉託余窘迹以多愧塊離尤而獨
處君紆組於名邦貽話言於川渚悵分手於東
津望祖舟而延佇慮古今之為隔登山川之云
阻賴先德之龍興奉英靈之電舉事紫泥之甯
勿腰青綸而容與沾後惠以謁來竟卒獲其哭
語我餞舟以命徒將泊祖於南夏旣冣余以溯

戒又引之以風雅若笙簧之在聽雖舒憂而可
假青瑣病於漳濱思繼歌而莫寫恩靈降之未
已秦京扮而作傳篇邦塗之求陌懷余馬於騏
畀嘗乎洋而出宿登崇岡而興賦顧歸懷之南
迴引行鑣而東驅何瓌才之傳後申贈辭於萱
徊梢代匠而切偲比治素而引喻方合毫而報
章迫紛埃之東鶩釋末位以言歸忽乘驛以南
趾迹篇章之莫訓欲寄言於徃句類綴翩之難
矯似洞源之不注意掻掻以杼軸魂營營而馳

驕爾腰戟於戎禁我拂劍於郎闈願同車以日
夜城望昏而掩扉時遊盤以未極睠落景之徂
輝若淸顏之倏忽悵懽賞之多違排重關而休
肯知南館之有依驂職門以右轉僕望路其如
歸忘淸漏之不緩惜曉露之方晞聞夫君之東
守地隱蓄而懷僊登金華之問道得石室之名
篇悟寰中之迫脅欲輕舉而拾旃離寵辱於毀
譽去夭伐於腥羶忽攜手以上征躋中皇之脩
迥巾帝車之廣軾棹河舟之輕艇歷星街之熠

燿浮天潛之淑濱機九轉於玉漿練七明於神
鼎吹萬化而不隍度千秋之可並齊天地於倏
忽安事人間之紆婞哉

贈沈左衛　梁范雲

伊昔承嘉惠出入承明宮遊息萬年下經過九龍中越鳥憎北樹胡馬畏南風願言反漁舊淮梁肯見通

送沈記室夜別　梁范雲

桂水澄夜氛楚山清曉雲秋風兩鄉怨秋月千里分寒枝寧共采霜猿行獨聞惆悵正憶我折桂方思君

題沈隱侯八詠樓　唐崔顥

梁日東陽守爲樓望越中綠牕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江靜聞山狖川長數塞鴻登臨白雲晚流恨此遺風

沈僕射休文　明胡應麟

六代更廢興文士故不乏奮迹驚才賢秉時見髦傑猗歟沈隱侯文章何煒煒騁望遊中台違情守東越珮玉辭巖廊鳴金下閶闔沿泳雙溪流遲徊三洞穴會圃臨春風登臺望秋月旌旆俄飛揚劍履倏騰踏一代懷龍門千秋仰蟬緌

四聖啓後流八病表先達濫剖洪荒秘卓爲藝林筏儒生亙睢賁志士號鈇鉞寥寥數千載風流竟誰越豈伊腐草流塵士共澌滅

遺事

沈約嬰劉孺賦撰思積時乃要王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蹉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為霓（五雞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讚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王筠傳）

凡五輅之蓋旒旗之質及鞶纓皆從方色蓋裏並黃雕飾如一　沈約曰金象革木禮圖不載其形今流數羽葆金同玉輅左建旒（隋書禮志）

始安王遙光反沈約初聞難馳車趨西掖門或
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衣或者謂同遙光
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席汝侯傳
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以審齊武帝帝曰袁
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事上
語約曰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
是多所省除王智深傳
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不平蓋
如合焉中得劍一瓷具數十時人莫識沈約云

此東魂甕盂也葬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則隨

當時矣承魂死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史系

瀟上有老翁乞食沈約日以饌供之翁一旦謂沈曰晚大雨公可來避及晚與坐茅簷下雷電旁午霹靂改何沈下翁以手探得之紅如新出爐鐵翁忽不見今霹靂瀟是紀十柳新編

元和初陸喬家于丹陽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衣冠甚偉延入與坐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喬驚曰某一賤士不意見臨既而命酒約曰吾

友范僕射子知之乎裔曰熟范公名久矣約命侍者邀范頊之雲至曰休文安得至此約曰吾慕主人能詩步月來耳遂相談譃久之雲謂約曰昔我與君俱遊竟陵之門笑語盧傅此時之懽不可追矣及禪代稱佐命臣雖位甚崇而心常憂惕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言豈虛哉約吁嗟久之雲又歎曰自梁及今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約曰吾爲郢州記室夢一人相告曰君位當至端

猝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爲令僕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約日可返矣因相與歸（宜室志）

集評

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論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約所著旣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詩品○南史云鍾嶸嘗求譽於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言其優劣蓋追宿憾以此報之也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顏氏家訓

隱侯斟酌二南剖陳三變攄淵雲之抑鬱振潘

歷之風徽俾律呂和諧宮商諧洽不獨子建總

建安之霸客兒擅江左之雄 舊唐書 文苑傳

佳處斷削清瘦可愛自拘聲病唐諸家聲律皆

出此 詩藪

沈約范雲之作如閭闔疎鑿建章清潤不棘不

舒有節有度 竹林詩評

沈休文在梁大家聲價猶宋之有康樂齊之有

玄暉也然邊幅位置較二謝稍窄平生年少日

一首聲實風雅十九首中所難似又非康樂玄

暉所能壓手 詩歸